

大地的女儿



(美) 史沫特莱 著 薛帅 译 佟旭 校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大地的女儿



(美) 史沫特莱 著 薛帅 译 佟旭 校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的女儿/(美)史沫特莱著;薛帅译. —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656-2043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史… ②薛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7180 号

DADI DE NÜER

大地的女儿

(美)史沫特莱 著 薛帅 译 佟旭 校

责任编辑 来晓宇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48

电 话 68418523(总编室) 6898246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1.375

字 数 256 千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大地的女儿



第一部分

在我面前铺展开一大片丹麦海，冰冷的海水，灰暗的色调，无边无际的海面。灰暗的天空和海平面融为一体，放眼望去，看不到地平线。海面上飞着的一只鸟儿，被刮起的一阵海风吹得偏离了原本的轨迹，拍打着翅膀飞向了远方。

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，一边看着大海，一边写我的一部小说。不是那种描写某个美丽的女人，可以轻松消遣个把钟头的故事；也不是那种能够提神鼓劲，用来驱赶人生忧郁的心灵小说。相反，我要写的这个人的一生，是充满凄凉和不幸的一生。

在这部小说里，我打算写我们生活其上的大地。对，就是借由很多奇怪偶然的条件，我们才得以生存的这个世界。在这本书里，我还打算写一些人生的欢乐和悲伤，孤独与痛苦。当然，还有爱。

我面前的天空一片阴郁，就像我这些天来的心情一样。眼前的大海看不到边界，就像我这三十多年来的人生一样。在这过去的三十多年里，我曾被苦难之井灌醉过；在这三十多年里，我爱过，也幸福了一段时间。但是很多时候，爱本身就是一种苦难。

现在，我正站在一段生命的结尾，同时又处于另一段生命的开始处。我一边凝视，一边思量着。我的生活已经如同废墟一般残败，但我不会再一味依靠迷信，或是充足的体力，或是其他不清楚的东西而生活。因为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从过往经历中学到的知识，还有一份范围和意义都不受限制的工作。有了这些，我还要爱干吗？

我盯着眼前的海面，陷入了深思。似乎我的生命就此沉

入大海才更好，这在几天前就已经很明朗了。但是现在，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
我突然想起母亲以前做的那床拼布被子来，是用颜色明艳、漂亮的碎棉布料子做成的。我记得当时，她还做了一床纯蓝色的被子。我只看了一会儿这床蓝色的被子，但是却被那床明丽的拼布被子吸引了目光长达几个小时。这真是一场冒险。

我想学母亲，把自己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，也做一床明丽的拼布被子，或者做一个用不同纹路拼起来的镶嵌图案。这也是一场冒险。

死亡也许会是一次美妙的体验。不过，我不是那种会为美貌而死的人。我属于那种因贫穷而死的人，或者是权贵的牺牲品，又或是为了某一项伟大事业而死的战士。我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，他们在痛苦中绝望，在爱过之后醒悟，然后死去了。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“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”。因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，我们的挣扎和斗争就是大地的挣扎和斗争。

我对生命最初的记忆是一种异样的、如同爱与神秘的感觉。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婴儿，所以并不记得其他的事情。我爸爸睡觉时大概会把我抱在他宽硕的身体旁吧……这是我记忆的开端呢，还是只是自己的一场梦？

那时的我一定还不满一岁，因为那应该要早于 19 世纪 90 年代——那时我已经长大了些，有一些模糊印象了。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经常和姐姐安妮在洒满阳光的牧场上，一棵枝繁叶茂的胡桃树下玩耍。在那座山上，我可以听到爸爸的声音，一个很低沉很悦耳的声音，此时他正在一片甘草地里劳作。而我的母亲，正提着两桶水，沿着那条长长

的小路，朝我们山上的那间小木屋走来。母亲光着双脚，山风吹着她的棉布裙子，衣服紧紧贴在她那苗条的身体上。

走过那口井，往前再走两步，你就会看到一条被灌木丛和高大的榆树遮挡住的沟渠。沟对岸的地方，在茂密的灌木丛之下，生长着许多小花。它们如此娇嫩、柔软，仿佛漏下的一束阳光都会让它们凋零似的。花朵们单株地生长，花苞上还挂着柔和的水珠，它们是花朵玄妙的思维。在我看来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。我会和它们说话，就像在草场的胡桃树顶和风说话一样。

其实，当时我们家很贫穷，只是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。因为在我的眼里，整个大地似乎都是我们的家——至少穿过密苏里北部，绵延两百英里的世界都是我们的。这片产出稻谷如此艰难，地势起伏又多石的土地，似乎一直延伸到了视野之外，甚至到达了日落的地方。在我们眼里，整个世界的界限一边是县城，一边是密苏里河。北边的边界处有一个住着几百人的小城镇，而南边的边界，根据我爸爸的想象，停在密苏里河上一个叫作圣约瑟夫的神秘城市。但那时，他是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充满流浪气息的人。人们听他讲那些精彩的、充满冒险的故事，但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故事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爸爸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。事实上，爸爸几乎算是个外国人，没有人了解他的家族。有人说他们不可靠、不稳定，是一群无能之辈。他们说爸爸的身体里流着印第安人的血……你知道的，外国佬和印第安人永远都不可信。

之后，世界的边界延伸到了堪萨斯市。因为我的一个堂兄弟离家出走了，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村子。他在外面跑了三个月，回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。他学会了做理发师，而且竟然还穿着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！

我坐在这里，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想起一些关于爱，关于火，关于红色的记忆。是那只曾经飞到我们家樱桃树上的红色的鸟儿吗？是那件我穿上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外衣吗？……现在我想起来了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：

我正在生一堆火，一堆可爱的炉火。我用石头堆砌了一个火炉，它的背面紧挨我们两居室的木屋子。我把火炉建在挂着秋千的那两棵雪松树旁边，火苗很明亮，很好看。当然，它本来可以烧得更明亮的，可惜被我妈妈看到了，她用脚踩灭了火苗。然后，用那枚金属制的顶针敲打我的额头。妈妈经常拿她坚硬的顶针敲打我，这让我很生气。多么好看的火苗啊，多么明亮的火苗啊！她刚一看见，就一脚给我踩灭了。我当时觉得，她踩灭的不仅是火苗，还有我心里的一些东西。天知道火苗跳动的时候有多么温暖，多么亲切！现在，我理解了火苗和人类本能的爱之间的精神联系了。但我的妈妈并不理解这些，她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。爸爸就更不理解了，他只上到三年级而已。对于教育，我爸爸的观点是，一个人没有必要懂得那么多，接受教育是那些大家贵族的子女们才有的特权。

我记得母亲用顶针敲打我，也记得她用树枝抽打我的感觉——就像一把小刀切进肉里一样疼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频繁地打我，我怀疑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她解释说是因为我玩火，而且我撒谎了。我不明白这和她有什么关系，我只知道随着她和父亲的婚姻一年又一年地延续，随着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她打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。一开始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如果某个人恶意打我，我是可以自卫还手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明白了：只是因为她体格比我壮大，所以才敢随意教训我。所以，我渴望自己能快点长大。

后来，母亲改进了她打我的方法：她手里拿着树枝站在那儿，命令我走到她面前。每次看到她这样，我都会一边辩解一边哭泣，或者害怕地跑开。但是最后，我还是不得不走到她的面前。她不会抓着我打，而是让我自己选择站在一个位置，然后从各个角度来抽打我。事后，如果我像其他孩子那样啼哭不已，她就会命令我不许哭，或者干脆一脚把我踹到泥里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样，我抽泣不已，她直接扑了过来，打我的头，踢我的背，踩我的腿。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痛苦，尖叫着冲出屋子跑向了父亲。可是我又能向父亲说些什么呢？我当时还太小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父亲表达。况且，他也不会相信的。

母亲还说我撒谎了，但我并不明白她为何要这么说我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真实和谎言之间的区别是什么。我甚至搞不清楚什么事是真实发生的，什么事是我幻想出来的。对我而言，刮过树顶的微风确实在背上携带了很多故事；那只落在我们家的樱桃树上的红色的鸟儿也确实告诉了我一些事情；森林里树底下柔软的花儿们笑了，真的，我还回应了它们；而且，牧场的小牛犊也确实和我有过一段对话。

到最后，我还是明白了什么叫撒谎：为了让妈妈停止打我，我学会了撒谎。我会对她说：是的，我确实撒了谎，对不起。但是每当这时候，她又会责怪我没有早点承认而继续打我。慢慢地，我逐渐学会了只说那些我觉得她想听的话，以此来避免挨打。

“我有一个既倔强又爱撒谎的孩子，那就是玛丽。”母亲常常会对邻居们，甚至陌生人这样说。一开始，听到这些话，我会羞愧地流下泪水；后来，我就慢慢变得麻木了；到了最后，我自己似乎也把这当作事实而接受了，懒得再去辩解

一句。

对我而言，说真话已经成为我生命里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了。每天说着一些不太真实的话，似乎都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本能。在痛苦和眼泪之中，我还得尽力忘记那些母亲的暴力给我尚未成熟的思想带来的影响。她虽然打我，但我依然需要她的爱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才不再期望她的爱了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的父亲和母亲，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，都误导了我的爱情和人生观的发展。他们让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坏蛋，我接受了这个观点，就像我接受了我确实撒谎了一样，因为父母似乎永远都是对的。同时，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流过的眼泪……那些在他们眼里毫无意义的小孩子的眼泪，那些他们认为小孩子可以轻易遗忘的伤痛。所有这些充满泪水和痛苦的记忆，都让我觉得无比厌倦。

西边的天空出现了一团深蓝色的乌云，在狂风的吹动下，正朝着我们站的方向飘来。慢慢地，云团变成了黑色，预示着灾难的黄色纹路开始在云团中央出现，并且随着云团不断地向前翻滚而来。很明显，一场飓风即将来临。可是，由于太过恐惧，我、我六岁的姐姐安妮，还有我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妹妹比阿特丽丝，我们都忘了跑开，只是惊恐地站在原地，呆呆地望着云团。

爸爸妈妈都不在家，我当时正在屋子后面玩火，安妮的哭声打断了我。她拽着我们穿过一片麦田去往远处的一间农舍，突然，她停下来欢呼了起来。我们抬头向四周望去，转过远处的一个弯，在那条长长的白色车道尽头，爸爸妈妈正骑马赶回来，他们骑的是那两匹让我爸爸引以为傲的雪白色的马。他们沿着车道，用比飓风更快的速度向我们跑过来，我都能够听到飞奔的马蹄踏在坚硬的白色土地上噔噔的回响

声了。马蹄声越来越大，马儿在门前的甬道上一闪而过，已经到了家门口。妈妈从马鞍上一跃而下，爸爸立刻手脚麻利地把两匹马牵回马厩里。

母亲已经带着我们躲到地窖有一会儿了，随后，父亲拿着羽绒垫子、毛毯，还有一把斧头跟了下来。母亲喊父亲去把缝纫机和钟表也拿下来，因为那是她最值钱的财产。她还交代父亲记得把屋门锁好。飓风来临前的强风已经刮了起来，父亲疾步冲上台阶，迅速把门板向上顶起贴紧地面，然后用力拴上了门闩。然后，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

地窖里的照明仅靠一盏灯笼来维持。周围潮湿的空气里充斥着各种气味：泥土的气味，罐装水果的气味，柠檬和苹果的气味，陶罐里黄油和鲜奶油的气味。我躺在羽绒床垫上，看着满屋子的好吃的，感觉就像在郊游野餐一样。我们打量着一切，聆听着一切，感受着一切。

伴随着雨声和风声，突然传来了一声闷响，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地窖的门板上。

“安静点儿，”爸爸对妈妈说，“就算我们被埋到地底下，我还有斧头。”

“如果有东西刚好掉在通气孔上了呢？”妈妈瞥了一眼地窖顶部正中央那个小小的通气孔。

“我说了，我会劈开一条出路。等事情真发生了再担心也不迟，现在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”

我听着他的声音，确信他能够对抗任何飓风。

咆哮声还在继续。“这不是飓风的声音。”爸爸的声音从连接台阶到地窖口的走廊上传了过来。然后，他打开了门，从门缝向外望。“房子还在，是雪松抵御了狂风。”很长一段时间的寂静后，我又听到他说：“风暴结束了，已经没有危险了。”

“结论别下得太早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听说了，那场袭击了圣乔治岛的飓风。飓风卷起了马厩里的马、栅栏，还有人，并且把它们全扔到了数里之外。飓风横扫过六十英里，人们想要用炸药炸散它。远远的你就可以看到它来了，就好像一个长长的黑色烟囱……它把一间烟熏室吸了起来，然后丢在了十英尺之外，明明白白地丢在那里！我猜差不多得有一百来个人在这场飓风中失踪了。”

很久以后，我记起自己曾告诉一个女朋友说：一场飓风把我们的烟熏室卷走了，还有马和牛，把它们扔在了十英尺之外，明明白白地丢在那里！不过，它并没有卷走我们家。我还说，大概有一百来个人都在这场飓风中失踪了，栅栏、人们，还有马匹，都在我们周围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。

我真不愧是我爸的女儿！

一群陌生男人从山那边走过来，牵着一匹体型巨大的种马向我们的牧场走来。妇女们都不跟去放马的草地，而我们这帮孩子则被告知只准在房子后面玩耍。结果这样一来，我们更不肯到房子后面去了。爸爸走向妈妈，拿了钱，又回到了草地上。男人们陆陆续续走了，把那匹马也牵走了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，没有人会提起这些神秘的事。

几天前，我亲眼看见了一头小牛犊的诞生。明明是我先看到这一奇妙景象的，但爸爸妈妈却命令我不要再待在那里继续看，可是我前几秒还待在那个地方啊！关于我看到的景象，我不敢说也不敢问，因为我“怕挨耳光”。

慢慢地，我知道了一些两性之间的常识，同时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其他内容：雄性牲畜似乎比同种类的雌性牲畜更值

钱，雄性家禽也比雌性家禽更值钱，并且挑选时应该更仔细。而且，在我的小弟弟快要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所有小孩子都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。秘密和羞耻像一块潮湿的破布一样笼罩住一切。黄昏的时候，一个操着奇怪口音的女人，用激动的口吻问我们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，好像一只鸛鸟已经把他送来了似的。而她那个十岁的女儿，摆出一副对事情很了解的样子。她在鸡舍的后面，向我们解释了关于鸛鸟的问题，其中包括许多可怕的细节和大量想象。

第二天，爸爸从镇上买了一盒香烟，把它们分给那些前来恭贺他的人，好像他取得了什么非凡的成就一样。他们把一瓶威士忌酒互相传来传去，以此来庆祝一个男孩降生了。我觉得自己完全被忽视了，所以我跑向爸爸，抱着他像柱子一样粗壮的腿。他把我摇了下来让我走开。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……这些事情沉重到让我哭都哭不出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一遍遍地问，却没有得到回答。

我们的木屋里只有两个房间。一个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做卧室用，另一个房间又当厨房又当缝纫房，同时还是工作房。在我们的卧室里，爸爸、妈妈还有小弟弟睡一张床；我和其他两个姐妹则挤在另一张床上。

一天晚上，我被一阵声响弄醒，然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。声音又响起来，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感，让我难以入睡。我紧闭着眼睛，却因为恐惧而不停地颤抖。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这样赤裸裸地出现在我眼前，在我心里刻画出一幅令人作呕的画面，使我的孩童时期蒙受毒害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眼中原本十全十美的妈妈消失了，从此以后她在我眼中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。一种既喜爱又厌恶的复杂情绪，在我心

里持续对抗着。现在妈妈再打我，只会激起我本能的憎恨。只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见她讲些不实的话，原来的那个虽然残酷却也完美的妈妈，消失不见了。之后很多年，我们一直都带着敌意来审视对方。当她意识到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之后，她开始用爸爸来威胁我。这肯定是要失败的，因为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，而且我相信他是不会动手打我的。妈妈是个容易犯错的人，但爸爸不是。他的话总是对我很有效，我愿意听从他的话。能像他一样地骑马，像他一样地堆砌干草，像我新生的小弟弟乔治一样也成为他的骄傲，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了。

另一天，我们大家正坐着货车颠簸在一条满布车辙的小路上，小乔治平躺在我们家的货车床板上，他肥胖的脸颊因为颠簸而左右颤动着。母亲看着他不住地笑。当他意识到妈妈在笑他的时候，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滚而下。

“男孩子就应该嘲笑。”我爸爸厉声说道。

我的心口像被人抓了一下，匍匐着爬向了小乔治，伸出双臂环抱住他。他紧紧地依偎着我，得到些许安慰。爸爸瞥了我们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妈妈也终于不再笑了。从那之后，小乔治总是和我更亲近些。

我们的外祖母是一位身材高大、体格强壮的女人。灰色的长发飘散在她的脸上，漆黑的眼睛像没有月亮的晚上一样。她光着双脚走路，抽着玉米棒烟斗，穿着宽松的女士长罩衣。从外祖父的肺病越来越严重，并最终因此而丧命之后，她就开始管理起农场，以及他们家那五个成年的儿子以及八个成年的女儿。她带着自己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走进了这段婚姻，其余几个孩子则是外祖父和他前妻生的。米尔德里德，一个跟我年

龄一样大的女孩，则是他们俩这次婚姻结出的果实。

外祖母的身份十分奇怪，她同时还是我的姑姑，因为他是我爸爸的亲姐姐。外祖父总是抱怨她的家庭卑贱，尤其抱怨我父亲。听起来似乎他当时并没有打算跟她结婚，他们俩的结合只是一场意外似的。而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。尽管当时我妈妈只有十七岁，他们还是私奔到一个遥远的城镇结了婚。外祖父在后面愤怒地追赶他们俩，因为他下定决心：不能让自己的女儿把一生葬送在这样一个男人身上，这样一个有着印第安人血统的男人！他在我外祖母（当时她还只是我的姑姑而已）的家里找到了他们，她那时是一个寡妇，为了自己和孩子，挣扎地生活着。我的外祖父不幸是一个鳏夫，但他有着温和、柔韧的灵魂。于是这个不可战胜的女人带着他去了祭坛，迅速而又安稳地和他结了婚——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。就这样，她成了我的外祖母。两个家庭混乱地结合到一起，我都不知道应该叫她姑姑还是外祖母，也不知道该叫她的孩子表哥表姐还是阿姨或者舅舅。最后，我折中了一下，决定叫她玛丽姑姑。

她拥有像男人一样的身躯和思想。结了婚以后，她就控制了自己的丈夫，包括他的财产。当她的话对丈夫或者孩子们起不了作用时，她就会动手——她有一双很宽大的手。她像男人一样，每天早晚挤两次牛奶，动作和力气都和男人不相上下。她手里提两桶脱脂奶，顺手在猪舍旁把猪喂了；揉面做烤面包的时候，她的胳膊就像蒸汽机的活塞一样，面团在她的手里被揉得啪啪作响。早上她叫所有人起床，晚上只有她批准之后，大家才能上床睡觉。她指挥人们采摘水果，苹果、梨、桃子，还有各式浆果。然后，她再指导女孩们将食物腌制、风干、装罐，以备冬日之需。秋天，她指挥人们

屠宰牛和猪，然后在烟熏室里制作熏肉。夏天，她招呼众人把长熟了的甘蔗砍倒，然后指挥大家在山脚下那间又长又低矮的甘蔗作坊里制作糖浆。

玛丽姑姑还把她的管理才能扩展到了女儿的恋爱当中。她的儿子，因为要到别的农场去求爱，所以很不幸，她管不了。但她至少还能管管女儿的恋爱史。当这些情郎们到家里拜访她女儿的时候，她会亲自检查客厅是否整齐有序，风琴是否事先打开摆好了，以便让那些情郎们觉得这个家很有格调。她也会在私下里给女儿一些指导，当这些情郎来拜访时，她会锁上客厅的门并且把我们这些孩子轰到院子里去。在那些年轻人拜访了一次又一次之后，她觉得任何一个男人都应该下定决心了。然后，她就会走进客厅问他有什么打算。没有人敢跟她对视，也不敢有其他不体面的打算。

她就像是外国的侵略军一样，并且正如所有的侵略者一样，她是个十足的专制暴君。星期天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她家里吃饭，没有人敢说那是别人的家。玛丽姑姑坐在长桌子的一头，而我那个唠唠叨叨的外祖父则坐在另一头。他们俩就像在隔空喊话一样。长桌的一边坐着八个男人和女人，另一边则坐着更多的人，其中还夹杂有好几个孩子。我坐在母亲身边，静悄悄地吃饭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玛丽姑姑切下来盛到我盘子里的黑莓馅饼上有一只苍蝇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边不打算吃。岂料，她突然宣布了一条使我永生难忘的铁律：

“只要烧熟了，苍蝇也是能吃的！”

饭桌上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人敢说一句话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好像我犯了什么罪一样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把那只苍蝇和馅饼一起吞了下去。